



歐陽道達一家租住的安穀農舍，攝於1947年1月。（作者提供）



歐陽定武兄妹重返樂山安穀，在猶完好的故居前合影留念，攝於2009年10月。（作者提供）

歐陽在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即已到達樂山，開始遷運前的準備工作。樂山城區位於大渡河與岷江匯合處。按計畫，輪船從宜賓沿岷江到達樂山

杜家場，冠英，楊卡渡（今稱楊花渡），盤到木船，經大渡河拉繃到安谷。歐陽道達用這筆錢做了以下幾件事：一是對選作文物庫房的安谷鄉古佛寺和宋氏、趙氏、易氏、梁氏、陳氏、朱潘劉三氏宗祠進行維修；二是雇請民工疏浚清理安谷鄉境內大渡河內河觀音、回龍、周村、楠木和王洛五條漕口；三是對突出河岸有礙拉繃的鷹嘴岩（峨嵋河與臨江河注入大渡河處）實施爆破整治；四是預請木船、繃夫和搬運工；五是聘請安谷鄉鄉長，當地袍哥大爺劉釗爲顧問，協助解決維修庫房，雇船和搬運等事宜。

這些工作自然需要樂山縣政府幫助，所以他下榻于距縣政府不足二百米的府街樂安旅社（今已不存，遺址在今樂山市勞動局就業培訓中心內），以便於聯絡。樂山縣政府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幫助。

從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九千多箱國寶由重慶分二十四批溯長江運到宜賓。但是，因為承運者中國聯運社聯繫的民生輪船公司，遲遲不安排船隻，在宜賓滯留了兩個多月。從宜賓到樂山的岷江，每年只有七至九月份的兩個多月豐水季節可以上行輪船，一旦過了九月中旬，就很難通航了。可是，直到七月九日才運出第一船去樂山。到八月底，還有大批文物堆放在宜賓的碼頭上。正在樂山等候接收的歐陽道達心急如焚，天天電報催促。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日軍三十六架飛機轟炸樂山，值得慶幸的是，這天運送文物的輪船到樂山，盤運的木船都隱於河灣，沒有受損。當天樂山城區十二條街道挨炸，地動山搖，烈焰沖天，正在府街樂安旅社的

歐陽道達與故宮國寶遷樂山

北平故宮博物院九千多箱文物，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在樂山縣安谷鄉（今樂山市市中區安谷鎮）存放近八年。這批文物遷移樂山的負責人是歐陽道達先生。

歐陽道達（一八九二—一九七六）字邦華，安徽黟縣漁亭鎮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北京大學講師，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參加「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清點故宮文物工作，一九三二年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

## 前期準備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危急，北平難保。鑒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的歷史教訓，國民政府行政院力排眾議，批准故宮文物南遷，以免被日寇掠奪。一九三三年二月，一萬九千多箱珍貴文物遷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轉存南京。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又分三路西遷，其中九三三一箱由歐陽押運，用輪船溯長江經漢口、宜昌到重慶（即中路）。一九三八年五月，設立了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作爲戰時陪都的重慶，日軍頻繁轟炸，很不安全，加上重慶歷來多霧，不宜存放文物。一九三九年四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命令：擇地轉移，限三個星期

內運離重慶（即中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親往成都、峨嵋、樂山等地考察，決定將重慶文物全部遷到樂山安谷，指定歐陽道達主其事。我的朋友田然先生，收藏有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通過中國銀行重慶分行，匯給樂山縣府街樂安旅社十八號歐陽道達五千元國幣的轉帳傳票。這張傳票表明，

魏奕雄



第二批西遷文物輸運路線圖（中路） 曾威智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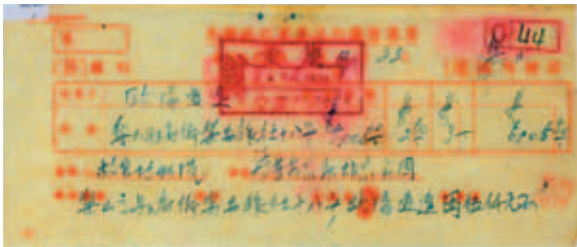
悲劇的陰影，一直籠罩著押運人員的心，也促使大家更加小心翼翼。

### 入藏安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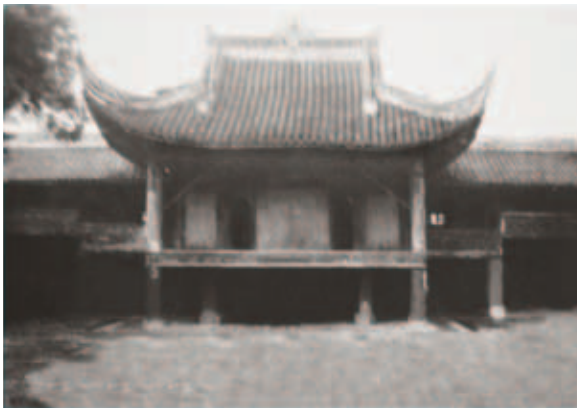
按歐陽道達與劉釗商議的方案，存入安谷古佛寺（在今泊灘村六組）的文物，木船載著順鷹嘴岩到張二



冠英場渡口，攝於2010年。（作者提供）



銀行傳票（作者提供）



朱潘劉三氏祠戲臺，曾存放故宮文物，已毀，攝於1947年。（作者提供）



楊卡渡（今名楊花渡），攝於2010年。（作者提供）



杜家場渡口，攝於1939年。（作者提供）

歐陽道達，只好躡在桌子底下避難。幸好府街沒有挨炸彈。

這時節，宜賓也不時響起日軍空襲的警報，在宜賓的押運人員個個如熱鍋上的螞蟻，不得不叫護衛文物的部隊出面，強迫民生公司派船，否則就扣留所有從重慶到宜賓的民生公司輪船，用於運輸文物。這樣，從九月一日起，才差不多每天有二艘輪船裝運。前後共分二十七批，九月十六日最後一船運離宜賓，十八日抵達樂山。歐陽道達與沖沖地電告重慶馬衡院長，馬院長也喜孜孜地回覆：「自瀘州被炸，憂心如搗，數夜不眠，得來電，知兄大功告成，急囑廚房備酒，痛飲數杯。」

不過，在重慶發生了一起慘痛的事。正當大家焦急等船期間，有一天黎明天未亮時，來了一艘民生公司的輪船。故宮文獻館職員朱學侃急匆匆地帶了一名工人上船察看艙位，以便確定裝箱的數量。沒想到，由於天色昏暗，又沒有帶手電筒，朱學侃不慎失足，跌入一個沒有加蓋的艙口，傷勢很重，送到醫院，不治而亡。這一

灣，再拉繮上行到順河場拋錨卸下，雇請當地農民扛或抬入寺裡。搬進朱潘劉三氏祠堂的，經大渡河內河航道，在河灣兒（今泊灘村三組）卸載。存放宋祠（今安谷糧站倉庫）的，拉繮到中渡坎渡口（今安谷村八組）。在王洛渡口（今英雄村二組）卸下的，存入易祠；載到陳洛灘支水柵（今英雄村三組）的，抬進陳祠；運往魏洛渡口（今鄭明村二組）的，搬入梁祠（今鄭明村三組）。其餘的都由大渡河外河航道，從鷹嘴岩上游橫渡到鴨儿壩張門口、新開渡，停泊於黃桷樹（今鄭明村七組），隨後搬存趙祠（今回龍村八組）。

這其中的艱辛與繁雜，難以細說。有一次，一艘木船在大渡河中行駛，突然繃繩斷了。時值豐水季節，水急浪險，船伏無法控制木船，只好眼睜睜地任憑順流疾漂。如被冲到與岷江匯合的樂山大佛腳下，後果不堪設想。正當大家捏著一把汗的時候，幸好，在一個轉彎處船公將舵一偏，讓船在沙灘上擱淺，方才轉危為安。

故宮隨後在宋祠設立了故宮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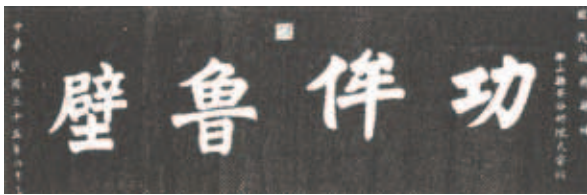
物院樂山辦事處，歐陽道達為辦事處主任。他迅速任命了七個庫房的負責人，雇請部份安谷農民為勤雜工、木工、泥工和炊事員等。

歐陽道達、胡淑華夫婦在宋祠附近租了農舍（在今安谷村四組），居住了近八年。他的四子歐陽定武、五子鐘武和三女緯武，就是在安谷村出生的。

古佛寺久已沒有和尚，荒廢多年。儘管經過培修，雨天還是漏雨。周圍樹木繁茂，比較潮濕，不時有蛇出沒，甚至盤繞到裝文物的箱子上，還發現樑柱蛀朽，遂於一九四二年冬，將寺裡所存文物的絕大部份，搬到朱潘劉三氏祠，少數移入其他庫房。

### 精心保護

歐陽道達制定了嚴密的庫房管理制度。各庫都畫有兩張平面圖，一張標明堆放的行列位置和箱數，另一張仔細列出每個位置上的箱子編號，方便查找。每箱有哪些文物，也都造有清冊。各庫平時上鎖簽封，進庫開箱



「功伴魯壁」牌匾 摘自《故宮文物避寇記》



岷江拉練（作者提供）



大渡河拉練（作者提供）

由軍事委員會直屬特務團二營五連接手安谷，連長馮昌運（字達人，安徽宣城人）。除排長以上軍官外，班長以下士兵一概不准進入庫房。歐陽道達讓士兵們修建和拓寬從古佛寺到王洛渡和六祠堂的鄉村公路，路旁都用河卵石砌邊，又在各祠堂附近辟修曬壩，為翻晒文物提供場地。還在安谷街上編寫宣傳抗日救亡和科學文化知識的牆報。安谷小學擴建時，歐陽道達令人送去贊助銀元二百塊。安谷一

位富裕農民將自己的五畝地無償交給警衛部隊種菜。

### 遷離樂山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了，歐陽道達于一九四六年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抗日勝利勳章。這是對他保護中華文化珍貴精品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國民政府行政院在準備遷都南京的同時，決定將分藏于巴縣、峨嵋、樂山的故宮文物匯集重慶，再轉運南京。樂山安谷的數量最多，還

要過大渡河，很是麻煩。歐陽道達安排，先用木船、竹筏順大渡河運到樂山城郊馬鞍山，暫存於借用的糧倉中，然後用卡車分批經樂縣內江運往重慶，存放在海棠溪向家坡倉庫。自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前後六個月時間，三〇一輛次卡車才全部運完。從一九三九年七月遷來，至一九四七年三月遷離，故宮國寶在樂山存藏了七年又八個月，無一損壞，無一遺失，完璧歸趙。

臨離樂山時，歐陽道達親筆用工整的楷書給樂山縣政府寫了一函感謝信，現存樂山市檔案館，是僅有的數件國寶南遷樂山信物之一，其文獻價值頗大，茲錄全文如下：

敬啟者：本院遷儲貴縣轄境安谷鄉文物，感荷貴縣政府始終愛護，關於典守事宜隨時惠予指導。八載於茲，文物賴以安然無恙，而先後移運工作，復存熱心協助，藉以利便進行。茲值奉命集中重慶，所有文物水陸轉運，並已完成，用特備函申謝公誼。又查，由貴縣政府派駐馬鞍山臨時站

需經辦事處主任歐陽本人批准，兩個以上工作人員一道啓封開鎖，填寫開箱登記表。管理人員各有分工，互相制約，共同監督。除了工作人員，外人一概不許進入，更不允許外人進庫參觀。

工作人員每天清掃庫房，巡查箱子是否有鼠啃蟲蛀，特別注意有沒有白蟻。雨天要查是否漏雨。如發現鼠啃蟲蛀漏雨或其他異常現象，須立即報告辦事處派人來共同處理，必要時開箱檢查文物是否受損。

遇到晴天，尤其夏天，要翻曬文



歐陽道達全家合影，攝於1947年1月。 摘自《故宮文物避寇記》

物，特別是那些圖書、檔案、字畫、衣飾等，更需要不時翻曬。為保障文物安全，辦事處人員嚴格遵守北平故宮各項「出組」規定。每次出組，須組長、組員和工友五、六人同時到場，按程序啓封進庫，提箱開箱，對照清冊逐件核實無誤，才搬到院牆裡攤曬。衛兵持槍環立。外人可遠看，不能接近，更不許撫摸。常常是上午十點出庫，下午二點收攤。此時又要再與清冊核對，無誤才開箱、釘死、簽封、入庫，放回原堆放處。每次出組的時間、地點，開了哪幾箱，箱內文物有無發現霉損或蟲蛀，都要一一記錄在冊，並由組長和眾組員簽名。

據原安谷中心小學校長楊正甫回憶，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教授朱光潛、楊東純、葉聖陶、徐中舒、朱稼駒、邱琨等，著名畫家豐子愷、齊白石等人、曾先後獲准參觀過正在翻曬的部分文物。見到了宋徽宗、歐陽修、蘇東坡等的墨寶，吳道子、唐伯虎等的畫，唐玄宗賜給楊貴妃的珍珠寶石鑲嵌繡花鞋，清太祖努爾哈赤的鎧甲，清人仿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

圖》。意大利畫家郎世寧所繪乾隆香妃戎裝油畫像等珍稀文物。

入庫文物也不是一律不能對外，比如圖書類，就允許抄錄。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年，設在烏尤寺內的復性書院，為編印教材和編寫鄉賢傳記，曾兩次派人到安谷摘錄《四庫全書》的二十多種篇目，歐陽道達均予同意，併派員協助。

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一百多箱文物。也隨故宮文物到了安谷，存放于朱潘劉三氏祠堂。負責管理這部分文物的是中央博物院研究員尹子文（字煥章，河南南陽人）。他在樂山期間，曾經考察和挖掘安谷、車子、五通和樂山城郊虎頭山、柿子灣一帶崖墓，出土了不少文物，併撰寫相關論文發表。自一九四四年起，還兼任樂山縣男中（今樂山二中）歷史教師。

護送文物入川的警衛部隊屬於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十九師的一個營，營長陶堅民，營部設在宋祠。駐安谷的是一個連，另一連在峨眉。一九四一年春，該營奉調前線抗戰，

外圍警衛，自（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至三十六年二月六日止，服務勤勞，實紉公感。除已由本院按日費送犒勞費五仟元外，現因任務完畢，應請即飭撤回。相應一併函達，即希查照為荷。



宋祠現已成為糧站倉庫（作者提供）



易祠尚存，已經破爛不堪。（作者提供）

此致

樂山縣政府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啓

蓋章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五日

歐陽寫的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六日止」，實際上後來到三月六日才運完。

此前，國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冬，向安谷七庫頒贈「功侔魯壁」木匾各一塊。匾長三·一米，高一·〇七米。六塊是黑底金字，一塊贈朱潘劉三氏祠為金底黑字，這是因為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聘請鄉長劉釗為顧問的緣故，以示區別。「功侔魯壁」四字由馬衡院長題寫，每字高四七厘米，寬四〇厘米。上款「民國政府題頒樂山縣安谷鄉□氏宗祠」和下款「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立」係歐陽道達補書。匾上方正中有邊長八厘米的正方形篆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印」。巨匾制作者是安谷場匾對舖為君甫、李桂元夫婦。

「魯壁」的典故出自《漢書·藝文志》，說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時，

孔子的九代孫孔鮒將禮記、尚書、論語、春秋、孝經等儒家竹簡，藏於曲阜孔府的一堵夾壁內。到漢武帝時，魯恭王劉余擴建宮室，拆牆發現之，使儒家經典得以後傳。侔，比的意思。功侔魯壁，意為保護故宮文物的功勞，可與魯壁藏書相媲美。這是對樂山人民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化遺產的高度評價。

一九四七年五月至十一月，所有文物由重慶轉運南京。其後，四四五六箱運台灣，其中故宮二九七二箱，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展覽基礎。一九五三年之後，存於南京的絕大多數陸續返回北京，一部份仍留南京。歐陽道達繼續留在故宮博物院服務，一九五〇年九月撰成長文《故宮文物避寇記》，記敘了國寶輾轉遷徙十多年的「萬里長征」艱難曲折歷程，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後任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負責人、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副主任。一九七六年病逝北京，享年八十四歲。

作者為四川省社科院樂山分院原院長